

中庸通

漢書門			
八	四	九	六
六	九	四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四	四		書
函	六	九	
四	六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96	
冊數	6 (4)		
函號	274	52	



語錄此雖未是義理之強然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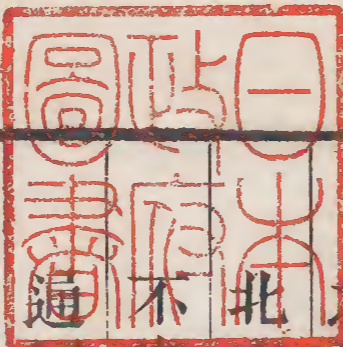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北山陳氏曰既曰寬柔矣何強之云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

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與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又是泛說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北山陳氏曰卧席曰衽

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為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衽然故曰衽

饒氏曰陽剛陰柔理之常也南方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者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陽亦然才說風便是用了蓋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

通曰南方之強固皆非中然以含忍勝人為強猶不失為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為強者之事道與事二字自有重輕然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能含忍者亦不過舉風氣之大槩而言爾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南北之強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

中庸
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語錄和便易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又說不倚蓋柔弱底中立則必欹側若能中立不倚方見硬健和而不流是下惠中立而不倚是夷齊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武王伐紂他又不從而去此便見他中立而不倚處

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乎曰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首徹尾不失

仁壽李氏曰凡人和而無節或至於同流而合汙惟強者爲能和而不徇乎物中者本無所倚或至於力弱而易撓惟強者爲能獨立而不懼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日之素惟強者不變於此身之通塞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安乎義命之常惟強者終身不見是而無悶此非有宏毅之力堅決之見篤信天理克盡己私豈能守是四者而勿失然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此也

饒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而不倚

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卽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

永康陳氏曰君子之強卽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矯有卓立氣象孟子所謂至大至剛蓋有見乎此新安王氏曰子路爲人初無中和氣象故夫子以中和言之

通曰第一章自天命率性說中和二字說得大此就人之氣質說中和二字說得小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分明有骨力是之謂自強

饒氏曰南北之強是要勝人君子之強是要自勝其氣質之偏

通曰南北以勝人爲強其強也囿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爲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爲大而非禮弗履所以爲大者之壯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

中庸通
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
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
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語錄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

隱僻之理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
便是

北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
子申徒狄尾生之徒是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
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
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
能止也

語類半塗而廢只爲他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
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知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
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
饒氏曰此知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
子而未仁者也

通曰此章兩君子與上章同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
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
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
惟聖者能之而已

語錄此兩句結上文兩節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爲
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

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
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
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

是也

林氏曰觀夫子以隱居放言爲我則異於是則知吾
弗爲之說以今汝畫責冉求則知吾弗能已之說

通曰第五章爲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
者不肖者之不及此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
相應如此兼之前此說鮮能不能不可能此則結之
曰惟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弗
爲於彼便自弗能已於此卽此弗能已處便見非夫
子不能夫子自是聖人故不以聖人之能自居學者
未至於聖人不可不以聖人之能自期人不知而不

中庸通
愠而夫子曰不亦君子乎邈世不見知而不悔而夫
子曰惟聖者能之於此互看當有得也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
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
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
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
見第二十章

饒氏曰首章原天命之性以立言以性無不善
無不中也次章而下則以君子小人知愚賢不
肖南方北方相形言之以氣質有善有不善有
中有不中也惟性無不善無不中故前言戒懼
慎獨者所以使人涵養其本然之性情惟氣質
有善有不善有不中故後言擇守強矯者
所以使人變化其未純之氣質知仁勇三者行
乎存養省察之中則氣質之偏不能爲之累而
一動一靜之間始無適而不得其性情之正矣
通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
乎中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
而進於此中然夫子於舜之知讚之也於回之

中庸通
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卽此三章觀
之夫子之言自無有不合乎中者學者所當深
體而默識也自第二章至此章爲第二大節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語錄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

饒氏曰前面許多說話都是說費如此則似乎人力
安排越外討來底不見得是天命之性所以說君子
之道費而隱費字是承前章中庸說隱字又引後章
誠字說

王氏曰此章說道之用因用以明體橫貫于一篇之
中所謂散爲萬事者也

通曰費字有三切兵媚切邑名符味切姓也芳味切
說文散財用也章句以爲用之廣當從芳味切今以
爲符味恐誤勉齋黃氏范陽張氏皆以爲費當讀作
費用之費是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
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
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中庸通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
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
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

語錄自夫婦之所能知能行直至天地聖人之所不
能盡皆是說費而所謂隱者不離於此

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
作兩者是中着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更不
容破了

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
有費隱

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
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

語錄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
不能是萬分中欠得一分

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若道之精妙有所不知不
能何足爲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天地間固有沒
緊要底事聖人安能盡知

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
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
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饒氏曰此章就夫婦所知所能而推之以至於天地之大先語小而後語大也大哉聖人之道章從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而歛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語大而後語小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鳩類戾至也察著也

饒氏曰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

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

方氏曰問子思如何獨舉鳶魚而言曰只且提起一

二以示人天下萬物皆如此何獨鳶魚

北山陳氏曰天地之間有一物必有一理有所謂已然者必有所謂所以然者鳶則天而不能淵魚則淵而不能天此其用之已然者也是必有所謂所以然者以爲之體然體之隱初不離於用之顯也

溫陵陳氏曰中庸之道只在日用之間而不可他求雖曰日用之間而有至微至妙者存焉亦猶鳶魚之飛躍皆在目前初不離性分之內

永嘉陳氏曰大要不要人去昏嘿窈冥中求道理平處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

新定錢氏曰舉天下之有形者無不載矣所以莫能載者何物舉天下之有形者皆可破矣所以莫能破者何物於鳶之飛魚之躍而有會焉則其說昭昭矣故曰上下察處處呈露焉可誣也

饒氏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無性外之物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性無不在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這兩句直是引得妙若以人來證也證不得若引植物來證也證不得蓋人有知識植物又不動須以動物證之且如鳶魚何嘗有知識但飛則必戾於天躍則不離於淵自然如此又不是人教他要必有使之然者須是於此默而識之

通曰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說來此所謂君子之道卽是率性之道費用之廣也是說率性之道隱體之微也是說天命之性纔說費隱卽在其中纔說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卽在其中非有二也故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而道無不在是卽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以爲性則隱也如鳶飛魚躍鳶率鳶之性必飛魚率魚之性必躍其飛其

中庸
躍費也而所以飛所以躍者隱也於此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第二章以至第十章無非率性之道亦無非因其天命之性也天地間無非是此性之著見處造端乎夫婦則是盡性之始事朱子曰幽闇之中衽席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非知性命之理者不足以語此

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語錄活只是不滯於一隅

饒氏曰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便須慎獨觀鳶飛魚躍而知費之有隱便須必有事而勿正心其意相似

鳶魚說小底天淵說大底飛躍說活潑潑地底方其未飛未躍則道體無從可見及其既飛既躍而道體森然昭著此便與赤子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同孟子所謂躍如也

通曰道體每於動處見本自活潑潑地聖賢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功亦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忘勿助學者體道之自然亦著

不得一毫私意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語錄此章前面說得恁地廣大末梢却說造端乎夫婦乃是指其切實處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

幽闇之中衽席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

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饒氏曰首章由體以推用故先中而後和此章由用以推體故先費而後隱蓋中間十章極論

君子中庸之事皆道之用故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語錄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

人之爲道而遠人之爲如爲人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

黃氏曰道不遠人此人字兼人已而言

饒氏曰上章說道如此費了恐人以闊遠求道故這裏說道不遠人

通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性只在人日用常行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蓋道者率性而已人而率其人之性自有入之道此所謂道不遠人是也不思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而爲道遠於人非率性之道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

語錄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這道理做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有

底道理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以伐柯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放去收回只在這些子間何用別去討故中庸開卷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他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

黃氏曰人即道也以彼之道治彼之身能改其不善則本人之身還得本人之道矣又安得不止而尙他求哉

陳氏曰能改即止不以高遠難行底責他只把他能知行底去治他

袁氏曰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我亦人耳人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彼柯假此柯之比也人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違天則矣故曰忠恕違道不遠

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語錄道者衆人之道衆人所能知能行者今人自做未得衆人耳又曰此衆人不是說不好底人

中庸
永嘉陳氏曰衆人卽天生蒸民凡厥庶民之謂亦是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爲衆人非聖人意

通曰衆人同此性卽同此當然之則以衆人望人不
敢遽以聖人責人也章句分作三節皆提起不遠人
爲道一句第一節言以人治人皆恐其遠人以爲道
第二節言己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爲道第三節言
雖聖人所以責之己者亦不遠人以爲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
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
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
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
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
不遠人以爲道之事

語錄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
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其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
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
不出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曰盡己之謂忠推己
之謂恕此言違道不遠是也是學者事然忠恕工夫

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若學者則須推故程子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此只說下學而上達是子思掠下教人處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又曰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事論語分明言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事

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已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已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

饒氏曰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人事故曰道不遠人人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故曰忠恕違道不遠

方氏曰問不欲勿施如何是不遠人以爲道之事曰此卽已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必遠求但觀其施於已者而已故不遠

張子所謂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語錄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

永嘉陳氏曰此因恕而言仁耳恕是求仁之事推愛

中庸通
已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已之心愛人仁者
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違轉一過卽仁矣故張子以仁
言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
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
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
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
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

方氏曰上文忠恕是卽已之身而得待人之道此四
未能一卽人之身而得治已之道治已之道不難見
觀其責於人者而已又問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
聖人乃自謂未能何也曰此以求乎人者責已之所
未能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

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
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
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
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

語錄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已之所以事父此便是
則所求乎臣以下皆然

北山陳氏曰人之言常有餘於行而行常不足於言言顧行則言之有餘者將自損行顧言則行之不足者將自勉此一章語若雜出而意脉實通反覆於人已之間者詳盡明切而有序其歸不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實耳

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

黃氏曰上一節卽已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必遠求觀其施於已者而已此卽人之身而得治已之道治已之道初不難見觀其責於人者而已

饒氏曰施諸已而不願二句是恕之事君子之道四

一段是忠之事庸德是孝忠悌信之類庸言卽所責乎子臣弟友之類此忠恕是夫子告曾子一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恕而已矣之意子思又得之曾子故子思於此發明之蓋忠恕二字說得濶做得徹便是一貫先言忠而後言恕於序固順然忠者恕之本先論其所以及人者而後反之以責其所盡於已者語意尤爲有力大學自明明德於天下而反推之以至於誠意致知中庸自獲上治民而反推之以至於誠身明善皆是此意

通曰論語說忠恕是曾子借此二字形容聖人至妙

中庸通
處此則是子思就此二字說歸聖道至實處推愛已之心愛人推已及物之恕也而忠卽行乎其間以責人之心責已發已自盡之忠也而恕卽不外乎此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皆人人性分之所固有者而曰邱未能一焉亦曰吾之反求諸已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爾學者之心常如聖人以爲未能則必深體而力行之惟恐庸言之不謹而言未能顧其行惟恐庸德之未行而行未能顧其言此皆盡已之忠而恕之本也忠者篤實之心慥慥者此心篤實之貌胡不二字卽盍字饒氏謂夫子責已以勉人前四語是責已庸德以下是勉人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邱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饒氏曰素字當兩樣看上面素其位而行之素是活底言因其見在之位而行之如素履往是也下面素富貴等字是定體字素位而行卽曾子君子思不出

中庸通
其位之意見得子思得曾子之傳

王氏曰此兩句亦是一章之綱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被袵衣鼓琴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素夷狄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是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爲吾之所當爲而已

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或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之事不常有之或問入字是入此四者之中否曰入字濶上四事特舉其概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倪氏曰順居一逆居三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君子居易俟命以能視順逆爲一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張子曰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陳氏曰聖人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聖人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語錄行險徼幸本是連上文不願乎其外說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

譚氏曰命者貴賤貧富死生壽夭皆稟於天者也一心之中坦然平易凡貴賤貧富死生壽夭之在天者但俟其來而順受之初無毫髮芥蒂於胸次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

倪氏曰易者中庸也俟命者待其分之所當得故無怨尤險者反中庸也徼幸者求其理之所不當得故多怨尤

通曰上章言道在邇為道而遠人者失之此章言道在內願乎其外者失之子思所謂不願乎其外即夫

子所謂獨行願孟子所謂不願膏粱文繡也分內之事君子惟行其所當行分外之得君子不願其所不可願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有命焉爲君子者唯當如子於父母之命順受之而已居見在所居之位行見在所當行之事心逸日休將無入而不自得焉自得者性分之樂在內不在外也蓋天地間非吾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者皆外也或在上位外也何必陵下或在下位外也何必援上或不得於天或不得於人外也何必怨天尤人君子正已則素位而行無求於人則不願乎其外居易則素位而行俟命則不願乎其外小人者此心膠膠擾擾惟願乎其外不知命之所在不可以知力加也所可加者徒能行險以徼一旦之幸然命有不可幸而致者天下事亦未有盡如吾所願者前輩所以云君子本分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者此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語錄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

饒氏曰正乃是鳴字小而飛最疾難射所以取為的
陳氏曰如射法有不中只是自意曾不責之他人此
以證君子反求諸己不願乎其外之意

通曰不曰君子有似乎射而曰射有似乎君子君子
無求勝之心射不足以似之所可似者射有不中不
怨勝已如君子有所不得不怨天不尤人也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
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

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
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
登高自卑之意

北山陳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凡君子之道其推
行之序皆然中庸舉詩以明之特指一事而言耳或
者以行遠登高辟順父母以自邇自卑辟和妻子則
泥矣

通曰章句以安樂之三字釋順字有味蓋上文皆言兄弟妻子相安之意人子以父母之心為心必使一家安而後父母之心安之必使一家樂而後父母之心樂之爾嗚呼為人子者而使父母之心或有不安之不樂之者亦將何以為人子哉

右第十五章

熊氏曰此前三章皆言道之小第十三章言道不必遠求人倫日用之間處事接物之際皆是十四章言道不必外求反之吾身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隨其所處凡達而在上窮而在下皆是

此章言道不必求之高遠只就卑近父母兄弟妻子之間皆是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語錄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是又曰雨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語錄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

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

陳氏曰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

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

語錄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則陰之靈為鬼陽之靈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

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為神死底為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

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

定宇陳氏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而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而言

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中庸通
語錄性情乃鬼神之情狀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性情體物不可遺是功效
方氏曰所謂性情者便是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所謂功效者便是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人須是於那良能與功用上認取其德又曰性情言其體功效言其用易大傳曰鬼神之情狀情卽性情狀卽功效也鬼神生長歛藏是孰使之然是他性情如此亦是他實理自然如此故謂之德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歛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語錄問體物而不可遺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物無非實者

饒氏曰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引而不發之意也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弗見弗

聞已足以形容其隱矣而復以體物而不可遺言者
明隱非空無之謂也故下文言微之顯而復以誠之
不可揜申之明隱之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
之不可揜故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
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
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

語錄上下章恁地說忽插一段鬼神洋洋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在這裏也是魚躍鳶飛意思所以末梢
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耳物感雖微無不通於
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謂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
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

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承祭祀如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
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
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

定宇陳氏曰自使人齊明承祭祀以下方是就無所

不包之鬼神中提出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見得鬼神隨祭而隨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豈不可驗之於此哉

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語錄昭明乃光景之屬君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

方氏曰問中庸說鬼神初說體物云云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人必將風雷山澤作

一種鬼神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文集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

中庸通
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詩云三句視弗見聽弗聞意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說如在上在左右意

袁氏曰學者讀中庸須思聖人何爲發明鬼神之道又思聖人反覆形容何爲於此下一誠字嗚呼欲識不覩不聞請觀於此欲識君子慎獨請觀於此欲識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請觀於此

饒氏曰後章誠字卽此章誠字但此章誠字是費之所以然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所以貫衆費而有諸已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

又曰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此章卽鬼神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是以形而下者之體用明形而上者之體用也子思以道體至微未易察識故以鬼神之事人所共知者曉人此只是眼前道理讀者不可把做深遠看

故子思引此至明白而易曉者以告人言觀鬼神之體至隱而與用至費者如此

通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

不息之謂誠至子程子則曰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真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所以爲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視不見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遺顯也前之所謂費也前言君子之道以人道言此言鬼神之德以天道言人道其用也故先言用之費而體之隱者卽在費之中天道其體也故先言體之微而用之顯者亦不出乎微之外言固各有當也體物而不可遺章句以爲體物猶易所謂幹事木非幹不立築非幹易傾幹字釋體字最有力此是指鬼神之顯處示人人之齊明盛服鬼神未嘗使之而若有使之者洋洋如在鬼神精爽直與人之齊明相接章句謂此卽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蓋前此所說鬼神無所不包此又就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之鬼神來說又是又指鬼神之最顯處示人然此其顯也必有所以顯者未斷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夫鬼神無聲無形於天下之物如之何其體之於天下之人又如之何其使之顯然一至誠之不可揜如此也凡

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而陰陽合散莫非
真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不明有墮鬼神於佛老而
競爲淫祀以徼福者一何怪誕不經至此哉嗚呼使
天下後世而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
矣皆知率性之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
神之誠則知後世之淫祀之幻妄者非誠矣朱子以
爲思慮之遠信哉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
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

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定宇陳氏曰虞思夏諸侯嘗以二姚妻仲康事見左
傳武王興周封舜之後於陳以元女大姬配胡公皆
舜子孫事不止此故以之屬該之

真氏曰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始指其事親之實也
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遊散
則覆

語錄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
倒則生氣無所附着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若自
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
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

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
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
殃今日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
必得其壽聖賢何若是爲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
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
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其培之
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
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
也

饒氏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

中庸
是培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語錄問舜之大德受命正是爲善受福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推倒他理自如此惟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旣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爲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於天他說得自有意思又曰嘉樂詩下章又却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多且賢此意甚好然亦此理之常若堯舜之子不肖則又非常理也

定宇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自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句總結上文意

陳氏曰孔子德與舜同而名位祿壽乃與舜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必得其應者理之常有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不得其常也大抵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長盛時節堯舜得氣之清明故爲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歷許

多世變天地之大氣數已微雖孔子亦稟氣清明本根已栽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擁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

通曰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爾兄弟樂爾妻孥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必受命聖人事也栽者培之是言有德者天必厚其福可爲居易者勸傾者覆之是言不德者天必厚其毒可爲行險者戒矣此傾字卽是險字物之傾者必覆人之險者獨不思夫祿位名壽自有必得之理而吾獨欲求其不當得者而得之何哉末所引詩專爲栽者培之而言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通曰庸行之常筆誤當作庸德之行蓋上章言庸德而此章言舜大德下章言周公文武之德皆由庸德推之以至於極者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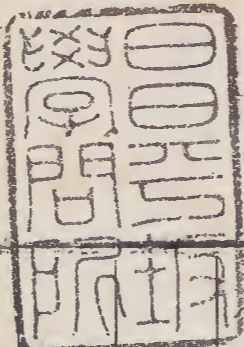
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鯀堯舜子則朱均所以惟文王為無憂

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

通曰文王父作子述人倫之常也舜之父子人倫之變也舜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此中庸所以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中庸

